

香港公民教育之迷思

家長怎樣教育 兒童如何保護

早前的反預算案遊行事件中，遊行本身引起社會廣泛關注之外，警方維持現場秩序時誤傷到小朋友，也掀起社會各界的關注與爭議。輿論圍繞「誤傷」展開的正反兩方觀點——家長帶孩子參與遊行，是公民教育的一種體驗形式，以及是母親失職，竟將孩子置於危險境地，都不乏大量民聲支持。當事母親本人，在應本港某平媒邀請、與理大一位青少年社會服務導師，就此事件展開對談過程中，坦言因自己「錯誤判斷了警察的辦事能力」致兒子受傷……誤傷事件漸趨平息，但卻引發我們不得不因之而正視一個嚴肅沉痛的課題：究竟當下多少香港家長能夠以適當而理性的方式，去保護自己的孩子嗎？保護既非將小朋友視為心肝寶貝而過度庇護，亦非為著讓孩子體驗真實，便令其在確知的危險環境中接受公民教育……那麼，我們該怎樣「保護」兒童？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公民教育有多種形式，除了課外活動，還有興趣班、社會體驗等，以配合兒童成長之需要。

「保護孩子人身安全，是家長的天職。」前香港中文大學學生事務處處長、著名心理學家梁天明認為，家長有以不同方式教導小朋友關注社會議題的自由，但前提一定是人身安全。「就像某些電影都會明確標明少兒不宜，不是所有活動都適合兒童參加。」

保護不可失當

專注親子教育的他，表示自己只能以專業立場去看待誤傷事件。遊行不是嘉年華，也不是警察開放日，現場警員都啟動防爆裝備，用盾牌保護自身，根據普通常識亦可判斷出現場是危險環境，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家長的母親，在對談中將遊行與「女人街」、「看煙花」相提並論，認為「人們不知道現場情況，以為人多就危險」的說法，顯然是不合時宜，或說是思路有誤。

梁天明表示：「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我一定不會帶他去現場。」顯然，是家長判斷失誤造成了無謂慘劇。「警方也並未想到會傷害到小朋友，但現場的混亂情況，並非人力所能控制。」

對於當事母親表示自己之前20多年來曾多次參加遊行集會，認為本港遊行環境是安全的看法，梁天明的回應亦有保留。「近來的多場遊行中，都出現了衝擊事件，發生危險也並非第一次。習慣上街表達意見的高大，沒理由不知曉。」事實上，這位受傷男童確實不是首度因示威遇險，早前的1月菜園村警民衝突中，他就曾一度走失，母親慌忙四處遍尋，才找回兒子。可見身為家長的「失職」亦非首次。

因此，許多支持這位母親做法、抨擊警權擴張、壓縮言論自由，以至社會民主愈加衰微的人們，似乎都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家長「保護」孩子之責任無可推卸。梁天明亦認為大可不必借題發揮，將該事件上綱上線為「拿孩子做鬥爭工具」。「這只是一個家長未能盡職的個案，也許未來可以被作為case study進一步解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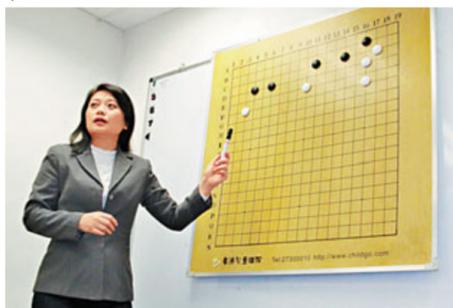
怎樣才是公民教育

但冷靜考量是次傷害，便會發現從中折射出的對「公民教育」之誤讀。「公民教育」重在體驗真實社會經驗，本無可厚非。問題是，該以甚麼樣的方式、在怎樣情境之下去體驗？以及是否如這位家長般，從多年前孩子尚在嬰兒車中便帶其前往示威遊行，就是效果最好的「體驗」？

梁天明認為，公民教育可以透過太多途徑完成，包括參加課外活動、電視節目、興趣班等。「如果希望孩子



親身體驗很重要，但對兒童來說，安全應放在首位。



香港兒童棋院院長放立賢



前香港中文大學學生事務處處長、著名心理學家梁天明。

理解遊行，即使去到現場，也不必讓小朋友處於能摸到盾牌這樣危險的處境，在100公尺外旁觀，一樣能看、能思考。」這反映出個案中家長對公民教育的理解不足，生活中有太多地方值得去體驗。「到濕地公園走入自然也是一種，為何反而要選擇在一些不安全的方地方來進行？這實在令人匪夷所思。」家長對公民教育倡導「體驗」的片面理解，可見一斑。

更為匪夷所思的，則是這次支持這位家長行為的某些專家表述：「小朋友會開始思考，不是每個警察都會保護我，這樣小朋友漸漸建立起一個批判思維。這就用反面教育做了一個正面教育。」試想，如果專事青少年服務的「專家」們真的達成這種共識，那麼香港的兒童正置身於一個多可怕的境地——年紀尚小，沒有自我保護能力，卻不但因家長之咎受到身體傷害，還要認同這種「正面教育」？批判思維最重要的一條本意即「理性」地思考與分析。如果「教育」的概念本身，被曲解至此，理性又從何談起？

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亦可藉事件檢視自身——對兒童教育的理解是否存在偏差？如果家長、老師等長輩無法以正確判斷力，因地制宜教育兒童，那麼孩子們的成長環境該多令人堪憂。教育，首先應確保小朋友們在光明健康的、不引發傷害的環境下進行，否則，一味斷章取義地強調「體驗」活動，不但不會產生正面效果，還會令孩子們失去應得的「保護」。

保護亦不可過度

但「保護」又必須張弛有度，過分庇護一樣會為兒童心理健康帶來負面影響。專事兒童課外興趣教育的香港兒童棋院院長放立賢，就親身接觸到許多過度為孩子緊張的家長。孩子們在對弈圍棋，輸贏本都屬正常，但「有些父母會比小朋友還心急難安。」她表示：「因而來參加我們課程的小朋友，家長可以在門外觀摩，但不可以全程陪孩子上課。」即使用此方法避免家長過度介入，仍有不少父母，一旦看到孩子在下棋過程中面臨小小挫折，便會緊張得手足無措。

「有個小朋友下棋時，因陷入劣勢而大哭起來。他媽媽在門外看到，就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更要馬上帶孩子回家。可是小朋友哭歸哭，卻並不肯離開棋盤。」原來，孩子從心底未認輸——雖然輸掉一大半棋，但畢竟全盤勝負未分。「我便對家長說，讓孩子繼續玩完這盤。孩子是有能力調整自己情緒、去繼續面對的。」果然，不一會，臉上淚珠未乾的小朋友，卻因為扳回棋局開心地破涕為笑。

然，不一會，臉上淚珠未乾的小朋友，卻因為扳回棋局開心地破涕為笑。

「這其實對兒童而言，是很好的人生體驗。」放立賢認為，參與這類課外活動，本身並不是為了一定要練就多麼精進的技藝，重要的是讓孩子可以堅持去完成一件事，自己面對其中壓力與困難，這會對他們的未來成長產生潛移默化的益處。「保護孩子不代表從小就將他們的生活營造得一帆風順。未來他們走向社會，人生也不可能處處皆順利。」故而，適當地通過書本之外的途徑，教會兒童抗壓、抗挫折之能力，實屬必要鍛煉，小朋友們會對外部社會環境較早建立認知。

但放立賢亦對日前兒童誤傷事件中，當事母親帶孩子「體驗」遊行的教育方式表示保留。「無論何時，帶小朋友出門都需要很謹慎，特別是去人多密集的環境中，安全保障永遠是第一位的。」由於兒童尚未健全對自身人身安全的足夠保護能力，家長的責任便十分必要。

誤傷事件所折射出的香港「公民教育」之片面迷思，也值得兒童教育與服務專家引起足夠重視。一方面，「過激」的公民教育的危險後果，誠如我們所見，而另一方面，香港家長較為急於求成的「短視」弊端，也是一種普遍現狀，這與一切效率至上的香港社會特質不可分割。

課外興趣學習的變質

放立賢表示，許多家長帶孩子在參加課外興趣學習過程中，都有些「急功近利」，希望一朝就能突飛猛進。「但圍棋與繪畫、音樂不同，因為一班小朋友們棋藝在同步增進，贏不到對手，並不代表沒有進步。」但家長往往缺乏給予孩子穩步成長空間之耐心，更有不少家長以為讓小朋友接受「公民教育」，就是每樣「教育」全面開花去嘗試，一旦短期內在在某項活動上未見巨大提高，就讓孩子轉去「嘗試」一樣新的興趣——琴棋書畫、樣樣都試個遍，卻仍未發現孩子在哪項活動上最「天賦異稟」。放立賢強調，這是一種對兒童教育非常不利的做法。「家長應當學會培育並保護小朋友們深入持久地做一項活動，對孩子抱以足夠耐心，並加以正面引導。」

我們「保護」兒童的更高層面要求，不再是簡單地保障他們的生理安全，孩子們的心理健康，同樣需要家長的精心「保護」——香港兒童需要的是理性、具有判斷力同責任感、眼光長遠的恒久「保護」。

回歸原始 純天然藝術品

《原始刻劃·當代雕塑》其實是《原始當代·三》計劃系列的第三部分，與前兩次的單格動畫主題不同，這次展覽的主題是立體藝術，展出作品在07年已通過全港性歷史建築活化計劃公開徵集。香港政府近年來，一直在努力向公眾灌輸保育相關訊息。早前的牛棚藝術村、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及最近的中區警署建築群，都是改物業用途為藝術空間的嘗試。

用原始反映當代的矛盾

但這些嘗試也觸發原始在地歷史如何保留及未來當如何發展的雙重矛盾——「原始」的魅力如何與「當代」概念融合出相得益彰？這項表明了「原始」立場的藝術計劃，便是激勵藝術家用「原始」、低技術的創作形式（包括繪畫、單格動畫、手動機械）去完成作品。高科技設施的投入，在其間被減至最低。故而，亦是一種用最「純天然」方式去做藝術品的集體創作行為。

這一藝術計劃包含兩個理念相同但互為獨立的展覽活動，分別於C&G藝術花園和土瓜灣牛棚藝術村兩地

進行。兩大藝術空間的共同特色正是「純天然」。位於大棠荔枝園的C&G藝術花園，是由一千餘呎田園村屋及數千呎草地組成原生態環境，而牛棚藝術村則是由屠宰場轉化為藝術村的本土典範。兩處場地各具特色，分別體現了「原始」歷史使命隨時代變化做出的轉型。

藝術與生存的反思

作品展更希望反映出當代文化從「原始」一路發展而來的得與失，啟發人們反思藝術生態的生存模式與適應性，藝術家則能透過反思，冷靜檢視藝術與生活、生存之間的連結。我們可以從陳國文、張志平、蔡玉梅、何遠良等6位藝術家的作品中，觀看到藝術形態變革的全貌——由最初表現點、線、面的雕塑，直至發展為立體、互動的手動機械藝術。

承襲這一計劃的主旨——以低技術展現高技巧，作品亦大都在原始的「純天然」技術條件下實現，6位藝術家分別以雕塑、拼砌、接合、組裝等形式，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創作需要使用手作雕刻，他們便盡量



位於大棠荔枝園的C&G藝術花園

利用附近天然物料，諸如園村附近的木頭、粗樹幹、石塊等原始材料，完成立體雕塑。根據計劃所給出的《藝術與生活》命題，每位藝術家最終做好的藝術品，十分值得觀者親自前去一探究竟。

除去擺放在C&G藝術花園戶外空地的展品，部分作品也會在大棠荔枝園內其他空間予以展示。活動更設計了藝術教育工作坊和藝術家分享會等環節，令對「純天然」藝術品抱有興趣的觀眾，能更進一步與藝術家們進行交流探討。在當下廣為倡導低碳作業的環保趨勢下，身體力行綠色生活的人們，不妨嘗試從這樣的「原始」藝術活動中，感受生活的天然奧義。

文：賈選凝



藝術家們盡量利用天然物料，諸如園村附近的木頭、粗樹幹、石塊等材料完成作品。

《原始刻劃·當代雕塑》立體藝術作品展覽
時間：4月2日至5月1日逢周六及日 上午11時至下午5時30分
地點：新界元朗大棠村8號大棠荔枝園C&G藝術花園